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七十四回 零埃打鳥遇妖邪 零地隨猴拴鴛怪

卻說世間哪有邪魔迷人，乃是人心自迷，一個五體俱來，人孰無心，這心虛靈洞達，超出宇宙，就有邪魔撞來，把一個正念存中，千邪萬魔自然消滅。無奈愚俗道理欠明，酒色過度，或是欺瞞，或是懊惱，把一個靈明自先闖味，就如那沉痾將斃的，胡言亂語，看著磚兒也是怪，瓦兒也是精，說的是鬼物，見的是亡人，非是眼目昏花，乃是元神潰亂。元神如何潰亂？都是這心無定主。大哉，心乎！一身主宰，為人卻如何主定了他？惟有善念一個真如，便主持定了。比如一心忠主，這正氣歷百折而回，挽回世道天地，也拗不過他，有何邪魔敢犯？又如一心孝親，這正念堅五內而不懈，立此綱常，鬼神也傾心敬仰，有何妖孽敢侵？不但這大道光明，自驅邪魅，就是微小一善，動了真誠，也無業障干犯。這零氏弟兄，擇術不善，捕魚打鳥，已造下冤愆，卻乘此冤愆，就生出一宗古怪。零弟名埃，長未妻室，立心淫亂。一日打鳥到樹林下，偶見一個女子，生得嬌媚，在那枯樹下撮黃葉、摘枯枝為薪。零埃欲心遂動，乃近前叫聲：「女娘，待我與你代勞。」那女子不睬。零埃乃走上前抱住，女子叫將起來，說道：「清平世界，何處兇惡，白晝劫人！」零埃哪裡顧甚天理，卻又知荒林去村尚遠，用力強姦，那女子殺人喊叫。蹊蹺那樹上一隻鴛鳥，往下一口氣呵來，零埃忽然倒地，人事不省，這女子掙脫，飛走回去。零埃昏倒在地，半晌方省，只見那鴛鳥變了那個女子，坐在林下，假意罵道：「兇人惡漢，怎麼不循法度，白晝辱我女娘。我家住遠鄉，沒人知道，若是有人知道，叫你吃風流的苦惱。」零埃聽了她言語，乃是半推半就，卻復上前，又要去摟她。那女子又吹一口氣來，這零埃忽又跌倒。三番五次，這裡不休，只是要扯那女子。那女子連吹連跌，把個零埃頭都跌腫，他這淫心只是不放。看看日落，那女子卻又不肯。零埃等到黃昏，那女子說道：「癡漢子，哪個沒有個廉恥，你必定要騙我，也有個房屋。且問你，可曾娶妻？」零埃道：「不曾，不曾。」女子道：「既是不曾，我也未嫁，何不到你家去，免得林中撞見人來看破。」零埃聽得，一則跌得興闌，一則喜到家去，乃叫：「女娘，你肯隨我到家，便成一對夫婦。」這女子依著，走了幾步，就叫腳痛，零埃只得背著。到家開門進屋，他兄零地看見兄弟背著個大鴛鳥，尖頭秃尾，宛似一隻老鷹，卻又踉踉跄跄，進門如醉如癡，只道他酒醉歸來，一家都不問他。這零埃背那女子進得房門，一跤跌在地下，那鴛鳥從窗內飛去，零埃乃昏昏沉沉。零地扶他上牀睡了，口裡罵道：「少吃些酒，也不至如此。」一家只道他酒醉，又飛走了鴛鳥，哪知他被淫鳥迷心，總是他邪迷惑亂，終日昏沉。到得黑夜，那鴛鳥從空飛來，入窗變個女子，這零埃與之相狎，宛若夫婦。他便如此，一家卻只見一鳥，夜夜飛來飛去，因此零埃日日形容清減，也不去野外打鳥。零地焦心，聽得人說復新庵有高僧寄寓，善能滅妖驅邪，乃到庵中，但高僧已去，這元來道者乃應承與他掃蕩。當下零地聽得道者說會，乃邀了他到家。元來進入臥房，只見零埃倒臥在榻，昏昏沉沉，不知人事。元來乃把他扶起，手灑著楊柳枝法水，口念著「般若波羅」，頃刻零埃睜開雙目，如夢方醒。元來叫他移臥別室，卻閉了他門窗，倒臥在榻，等候那鳥來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鴛鳥雖淫，那裡作怪，只因一個人心邪淫，起了一種奸騙女子惡意，遂動了暗地冤愆，生出這邪魔鬼怪。這怪卻不是鴛鳥，乃是零埃的邪心，附在那鴛鳥身內使作的。這鳥夜夜飛來，得了人的精神，遂會變幻。這晚元來卻在臥房倒首，鴛鳥仍舊飛來，只見門窗盡閉，他乃變那女子敲門，元來不起，幾回敲門不開，乃推窗跳入。元來見是一個女子，只見他：

淡妝濃抹懶梳頭，半帶歡容半似愁。

歡是弄嬌尋漢子，愁驚臥榻老獼猴。

卻說元來已輪轉人道，入了庵門正果，因何妖鳥又驚見是一個猿猴臥榻？也只因他一時要滅鳥邪，倒臥零埃淫亂之榻，又起了一種變幻詭心。這段根因，遂使怪鳥看破。這怪鳥雖然看破，卻自恃神通變幻，哪裡畏怕甚麼猿猴，乃將計就計，走近榻前，說道：「零埃漢子哪裡去了？你這猴子如何臥此？」元來見了，此時方端出正念道：「你是哪家女子，夤夜到此戲弄男子？」女子道：「此乃我夫婦臥房，你如何得入來？想必是個姦淫盜賊之徒，夤夜入人家內室。」元來道：「非盜賊，乃是捉妖邪的道者。」只這一句「妖邪」二字，怪鳥便立腳不住。為何立腳不住？但凡邪人不敢說邪，若說了邪，反被邪欺。惟有正人，直指其邪，那邪不勝正，自然遠退。初前元來臥榻，還存了一種原前猴意，次後見了女子妖嬈，毫不在意，直以妖邪拒斥。這點正念，故此妖鳥立腳不住，走出前屋，又想到：「出家人不知立心可真，待我再去調他一會。若是其心不真，便迷他一番也可。」乃復入臥房來。哪知元來性秉原靈，他已知鳥怪，本當剿滅，只因遵守高僧演化盛心，只要說破了他，使他自愧自悔，去了便罷。待怪鳥方出門，走到前屋，他卻隱著身形，隨出前屋，聽他說復來調戲之意，乃歎道：「世間癡愚被妖魔調弄，壞了心術的，萬萬千千，哪知我元來是皈依了正果，使他又生出一種調弄情因。不如說破了他罷。」乃待怪鳥轉身，方要入房門，便叫一聲：「沒廉恥的怪物，黑夜不守婦道，可不羞殺。」那怪鳥聽得，哪裡怕羞，一手便來扯。卻被元來一口大啐，叫聲：「妖鳥，休得弄怪，我元來久已識你。」那怪鳥也啐元來一口。元來被他怪氣迷了一迷，說道：「這怪物倒也厲害，若不是我，怎不被他迷。」兩個你一口，我一口，啐了十來口，怪鳥見啐不倒道者，乃想道：「莫要惹他，萬一他動手動腳，我卻惹不過他，好歹再去別屋，尋零埃漢子。」乃往前走。元來見他走了，乃閉門又臥。

這怪鳥前屋尋漢子，卻走到零地房中，見他房中都是些漁網傢伙，乃道：「此人也是個沒人心的，且調弄他一番也可。」正待要近前惹他，只見零地頭頂上出一道光，光中卻現出幾個僧人，那元來形容也在裡面。怪鳥見了說道：「一個捕魚的漢子，怎麼現出僧像來？想是此漢業雖捕魚，心卻思善，他念在僧，光現便僧。既現出僧心，我空去調他，料必枉然，不如別屋再尋零埃。」乃又進一屋，只見零埃倒在一張破凳上鼾呼，他頭頂上也現了一個人形怪鳥，定睛一看，乃是他變的那林間女子。怪鳥見了道：「可見他尚有情，夢寐中又思我，我怎捨得去！」乃搖醒了零埃，方才說句風情話，卻不防元來在那屋內，雖閉了門臥，乃心性原靈，忖道：「零埃癡漢，惡念未消，冤愆未解，況怪弄神通，又遭他迷。」乃悄悄上前，前後房屋竊聽，果然聽得這屋內人聲。元來即忙把屋門推開，見了怪鳥，運動自己原精，一口啐去，那怪鳥當敵不起，往屋外飛空走了。元來乃向零埃說道：「你好事不做，打鳥弄出冤愆，正念不存，邪心惹來妖怪。如不悔改，只恐遭邪魔之害。」零埃口雖答應，心實未忘。天已明亮，零地出來，與元來講說道：「師父，你夜來掃蕩，那怪可曾滅了？」元來道：「怪在他弟之心，要他自滅方能。」零地道：「我一夜思想，高僧能滅妖邪，他們遠去。師父，你既入高僧之門，料也驅除不難。如今必定還要我弟自驅，他在迷惑之際，如何自驅？為今之計，求師父同我趕到前途，面見那幾位師父，求他度脫如何？」元來答道：「你主意卻是，只是同你弟也走去，親求更好。」零地聽了，乃叫零埃同行。零埃哪裡肯去，道：「腳酸腿軟，不能遠走。」零地只得由他，乃同元來過了復新庵往前趕路。

兩個正走過多玉山，在一處密樹林間坐地，講論些道理。元來說道：「善人，小道有一句話勸你。世間漁樵耕讀，固也是人生本業，只是活潑潑的魚蝦，遭你網罟之害，此業卻是忍心害物。善人就靠資生，不能改業，也須存一點仁心。想那活魚滿腹之子萬萬千千，多少性命，俗說：『千年魚子，也是天地化生。』被你捕子煮食，真乃不當忍字。」零地道：「此乃祖上傳來，既承師父教誨，我小子以後不捕有子之魚可也。」兩個正說，只見林樹上幾多鴛鴦鷹鳥，把零地帽子刁了去。一個鴛鴦會說人言，道：「你兩個只講不捕魚，便不說休打鳥。你那零埃，專一打鳥傷生，造成惡孽，還要淫心戲弄人家婦女，不勸解他改行更業，反要去尋僧來掃滅我等。我等料僧念慈悲，廣行方便，斷不加害，可不空趕一番？你那道者，也不想你是六畜道中，今日乍得長老，便要撞鐘。」元來聽見，又被這怪鳥說出他原來名色，便動了嗔心，道：「為人除怪，便弄個法術剿滅他，也無大礙。」乃把臉一抹，抖一抖身，叫聲：「零地，你且站開，待我捉此怪鳥。」說罷，現了原身，乃是一個猿猴，飛跳上樹，去捉那鴛鴦。那鳥卻也不慌不忙，把嘴照猿猴來。猿猴一手扯住鳥翅，一手亂打鳥頭，走下樹來，教零地身上解下帶索，拴了鳥足，交與零地，仍復上樹，去捉那刁帽子鷹鴦。那鷹鴦見了勢頭，丟下帽子，飛空去了。

這元來乃複本來人相，哪裡復得。零地見元來變了猴子，嚇得半日方能說話，道：「元來師父，我小子也知你有神通，善能變化。方才怪鳥在樹上高枝，又無彈弓弩箭，怎捉得他？虧你神通，變個猿猴上樹，捉他下來。你如今還不復回人身，想是又有怪鳥來樹？」元來道：「我本猿猴，只因歸了正道，投入庵門，拔除六畜之劫，不落不獸之因，只為方才動了火性，不忍鴛鴦一言之傷，就拿了他，縛了雙足，豈是出家方便法門行徑。這種根因，復身不上。你可速解衣帶，把這怪鳥放他去罷。」零地聽得，半信半疑，只得解帶放那怪鳥。那怪鳥一翅飛起，罵道：「你這猴精，不怕你不放。」千猴精，萬猴精，空中飛罵。元來卻堅忍了，要復人身，哪裡復得！忽然想起孤光教的《心經》，乃念動一句，那人身即復過來，依舊是個元來。零地見了，也只道是神通，卻又疑如何放了鴛鴦。元來見他躊躇，乃說道：「你莫猜疑，總是我出家人不拴飛鳥，就是怪鳥能言，也不把他作怪。如今只得與你趕路，見那師父去。」按下兩個趕路前行，且說祖師師徒進得院內方丈，一一問善信名號。只見一個長老上前答道：「弟子名號萬年。」祖師道：「我久聞清平院萬年，就是老師。」萬年道：「我正是弟子。弟子卻也久仰聖師演化功果，願求度脫。」祖師道：「師當自度，於我何求。」祖師說罷，連稱「好個清平院」三四聲，便入靜室打坐。當下眾善信及院僧，俱與三位商僧講論些禪機妙理，你難我，我問你，哪裡講得過三個高僧。只見一個善信男子向三個說道：「師父們在道日久，探討甚深，句句真詮。我等凡俗，哪裡覺悟，但聞得師父們度化眾生，往往說是三綱五常，平日淺近道理，又能驅邪縛魅，拯患息災。我這地方之幸，乞求演化一番，也是千載一遇。」道副說道：「小僧們本以談禪論道、見性明心為務，只因眾生內有不明綱常道理，不得已多言開導。這道理原無甚深奧，都是人生易行易知的，只因人把這易知不難行的昧了，故此就有邪魅災患來侵。小僧們有甚法術能驅縛他？不過說明人心不昧綱常，自然那魅消除，災患拯息。」正說間，只見方丈前一株大樹起了一陣狂風，枝搖葉落，頃刻即止。眾人看那大樹：

巨乾凌雲，盤根踞地。青枝交互不說娑婆，綠葉叢鋪宛然琪樹。風生處若萬籟聲鳴，月起時如千林倒影。濃蔭堪蔽炎光，密蔭可遮聽法。

眾人不因風起，卻與樹相忘，只為枝葉飄搖，乃相矚目。但見那風息處，枝上一個鳥兒叫得如泣如訴。眾善信也有說鳥音叫得好，也有說聒噪人耳。眾僧們也有說從來此樹不有這鳥喧，也有說便有鳥喧，也不似此聲叫。獨有道副師聽了鳥聲，向二弟說道：「師弟知音麼？」尼總持道：「鳥音多怪。」道育師說：「細聽聲冤。」副師笑道：「不差，不差。」卻是何說，下回自曉。